

“阿拉伯之春” 后的这四年

阿德南·马扎雷、托克希尔·米兹奥维

四年前，数百万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政治、社会和经济正义。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阿拉伯之春”揭露了多年来掩藏在经济和政治稳定之下的严重经济疲软。从表面上看，虽然贫困和不平等指标已有所改善，结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但在这种表象之下，高失业率、恶劣的生活条件 and 经济机会的缺乏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愤怒和不满。

“阿拉伯之春”运动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国际社会使用此术语指代埃及、约旦、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的经济框架与制度需要做出改变。运动爆发后，这些国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经济框架中的核心结构性缺陷并未得到解决。该地区虽处于各种冲

突分歧的控制之下，但从现在开始逐步完成今后的任务才是重点。

隔离与分裂

长期以来，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包括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薄弱点在于因高贸易壁垒和垄断市场造成的与全球经济的相对隔离和区域化分裂。在非燃料出口领域，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份额中所占比例不足1%——远远低于东亚的10%和拉丁美洲的4%——而且这些输出商品中有近1/10最终一定会滞留在该地区(Malik和Awadallah, 2013年)。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隔绝会造成经济现代化进程缓慢，技术转移受限，并

尽管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须对其经济中的一些根本缺陷进行纠正



突尼斯杜兹，在批发市场上贩卖海枣的男人。

图1
缓慢进步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大部分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在治理指标方面未见明显改进。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注：治理得分范围约为-2.5至2.5，治理越好则此值越高。

最终导致竞争力和生产率水平低下。

尽管经济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举足轻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残余影响仍然以多种形式持续发挥作用。效率低下的大型公共企业和臃肿的行政部门扼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虽然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却无法为国民提供充分的服务。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维贫困”指标，这些国家中没有机会享受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础服务（如卫生设备、清洁水和电力）的人口远远超过总人口的1/3——落后于全球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之下，发展中亚洲和拉丁美洲缺乏这些基础服务的人口比例分别为26%和8%（IMF，2014a）。

“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前，该地区的社会保障缺乏。与大部分MENA地区一样，在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一般性物价补贴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补贴未能始终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2008年，埃及最贫困的40%人口仅得到3%的汽油补贴（Sdravovich等人，2014年）。其他许多国家投入到补贴中的公共资源的份额已达到全球最高水平，避免了将其用于额外的生产性使用（如投资青年教育和职业培训），却置贫困人口艰难生活于不顾的现象。

各国必须制定改革的愿景和路径。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治理工作普遍软弱无力，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前的十年中，大多数国家的治理工作严重恶化（见图1）。加之之前文提到的其他因素，薄弱的制度框架为腐败提供了方便之门，形成了私营部门遏制竞争、阻碍就业创造的经济环境。这些弊端剥夺了数百万青年及优秀人才的经济与就业机会。

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始终保持着全球最高水平，

尤其是女性和青年人口的失业率，在这一群体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同样，这些国家的信贷获取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以2010年为例，该地区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人口比例不足4%。比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低，其水平仅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若干年里，宏观经济指标和家庭层面的幸福感之间的断裂不断扩大。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2005—2010年埃及人均GDP增长了34%，而感到“幸福”的人口数量却急剧下

降，从近1/3下降到12%（Clifton和Morales，2011年）。2008—2010年，突尼斯有数据显示感到“幸福”的人口数量下降了10个百分点，降至令人沮丧的14%。

新愿景

自“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这些经济体的表现如何？是否为经济制度和政策提出了新的发展愿景？

运动爆发时，全球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在这种十分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国内经济混乱、社会关系紧张及近年来该地区不断蔓延的对立冲突共同抑制了该地区的经济表现，拉低了贸易和投资，使其更加不堪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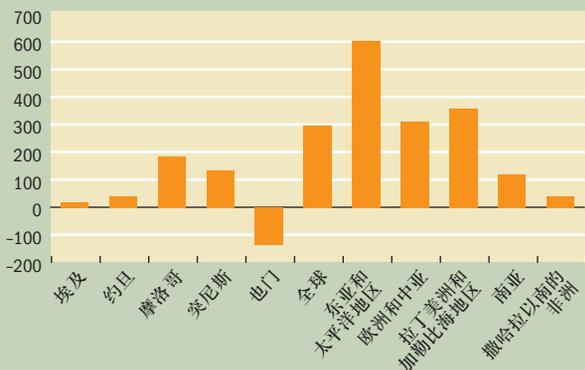
虽然起步并不顺利，但这些国家仍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了给最脆弱的国民带来伤害的经济危机。首先，耗尽外汇储备缓冲并通过扩大赤字累积国债，埃及和约旦尤为明显。此后，随着国内政治的愈加稳定和外部援助力度的加大，大部分国家已经逐步重建了外汇储备缓冲，并开始削减预算赤字。这些早期成绩有助于这些国家保持积极的经济增长。但是，近期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事件破坏了这种进步，使这些国家倒退了许多年。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在结构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这种进展并不平衡。埃及、约旦、摩洛哥和也门的能源补贴显著降低，使得财政资源能够用于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和促进增长的公共投资。各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改进商业环境的各个方面，如竞争力、破产与投资法规；加强税收政策和管理；实施财政部门改革。刺激就业机会的创造、减少劳动力市场中技能不匹配现象的计划正在制定当中——目前已经使营商环境指标有了一些改进。

这些措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转型期经济体的结构缺陷还需要付出更多。具体而言，

图2
增长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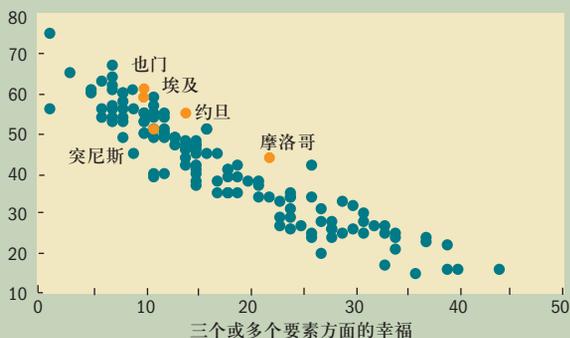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人均GDP的变化, 2005年定值美元, 2010—2013年)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图3
发展停滞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在公民整体幸福感方面落后于许多国家。
(在任何要素中均无幸福感, 受访对象百分比)



资料来源: Gallup-Healthways (2014年)。

注: 此调查于2013年实施, 确定了幸福感的五个要素: 目标(动机)、社交(人际关系)、财务(资源)、团体(感觉安全和被认可)和身体(健康)。

对公共部门的依赖性仍然很高, 私营部门仍然不愿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管理方法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网络尚未到位, 仍无法提供充足的基本服务。因此, 家庭层面的经济收入仍未得到改善, 自2011年起, 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恶化。

- 受到经济增长不充分的刺激, 大部分国家失业率上升。最棘手的仍然是青年失业问题(从摩洛哥的20%到突尼斯的37%)和女性失业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与就业人口比进一步下降, 说明求职者的挫败感进一步扩大。

- 埃及和约旦(不包括叙利亚难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停滞状态, 但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人均收入有所上涨。从整体上看, 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的收入增长落后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见图2)。

- 个体幸福感仍然低下。最新的盖洛普健康福利调

查显示, 在对幸福元素“目标”, 即公民实现目标的动力进行的测量中, 这些国家(除摩洛哥外)中认为自己很“幸福”(thriving)的受访对象的百分比最低, 有力地说明了公民的经济机会受到限制的事实(Gallup-Healthways, 2014年)。在不同幸福维度中, 感到幸福的受访对象的百分比同样很低。最重要的是, 埃及、约旦和突尼斯的大部分受访对象表示他们在任何维度上都没有幸福感(见图3)。

这些结果说明挑战将持续存在(如未扩大)。这些痛苦将有可能继续激化社会不满并显著削弱公共部门的改革力度和私营部门对这些改革做出的响应。

艰难的道路

远离2011年之前的遗留影响对于转型期阿拉伯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必须加速并深化结构性改革, 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 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高度增长。不能忽视造成这些国家一般宏观经济指标和生活条件间鸿沟的结构缺陷。对所有国家来说, 具体任务涉及积极的治理改革, 建立一个能动的、有利的商业环境, 从国家主导投资向私人投资转变, 增加融资渠道、实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改革以刺激就业, 形成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 用以保护弱势群体, 降低贸易壁垒, 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当中去(IMF, 2014b)。

各国必须制定改革的愿景和路径。与“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相比, 这项任务的执行将会更加艰难。虽然国际石油价格下降缓解了部分压力, 但各政府财政资源有限, 地区冲突和投资欲望淡薄又给外部环境蒙上了阴影。克服过去的改革阻力需要政治意愿和决心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

阿德南·马扎雷(Adnan Mazarei)是IMF中东和中亚部副主任; 托克希尔·米兹奥维(Tokhir Mirzoev)是该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Clifton, Jon, and Lymari Morales, 2011, “Egyptians’, Tunisians’ Wellbeing Plummets Despite GDP Gains,” Gallup Daily, February 2.
Gallup-Healthways, 2014, “State of Global Well-Being: Results of the Gallup-Healthways Global Well-Being Index” (Franklin, Tennes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4a,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nnex IV* (Washington, October).
——, 2014b, *Toward New Horizons: Arab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mid Political Transitions* (Washington).
Malik, Adeel, and Bassem Awadallah, 2013,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World Development*, Vol. 45 (May), pp. 296–313.
Sdravovich, Carlo, Randa Sab, Younes Zouhar, and Giorgia Albertin, 2014, *Subsidy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